

■脚步丈量乡村 ■深度服务三农

杨家槽重生记

——一座百年老村落的改造样本



5月10日,渝北区洛碛镇大天池村,改造后的杨家槽传统村落既保留了传统建筑风格,又体现出现代艺术气息。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栗园园

2020年8月,渝北区洛碛镇杨家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启动,设计师胡斌和赵宇都没有想到,原本计划用一年时间的改造工程,最后竟花了接近两年时间。多出来的那几百个日日夜夜,发生了哪些始料未及的波折和故事?

4月27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刚于3月完成改造的杨家槽传统村落,探寻设计师与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村落之间发生的“碰撞”,以及他们关于艺术赋能乡村的思考。



传统村落的改造带动村民栽种花草,装扮庭院。
记者 邹密 摄/视觉重庆



村民沿着石板路散步。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访谈>>>



人物名片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焦兴涛:雕塑家,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2012年在贵州发起“羊磴艺术合作社”项目,开始“艺术介入乡村”的探索。2019年起在璧山七塘镇主持莲花穴院落艺术活化项目,用艺术为乡村注入活力,使之成为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景点之一。

选择与反对

为什么选择杨家槽?胡斌和赵宇给出的答案都围绕着两个字——“历史”。

2019年,住建部在山东和重庆开展首批村庄设计典型案例研究,该课题由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胡斌与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教授赵宇负责。

“当时选点花了差不多10个月时间,期间走了好多乡村,但许多建筑都改建过,有些地方还修起了别墅,已经完全没有乡村的味道了。”胡斌说。

还有没有没动过,同时留有原住民的村

厚重的历史是最好的答案

子?在渝北区洛碛镇大天池村,他们找到了“湖广填四川”时期来自湖北孝感杨氏家族世代聚居的杨家槽。

见到杨家槽的第一眼,胡斌和赵宇感觉很糟糕:房屋破败不堪,基础设施落后,道路坑洼不平,卫生更是一塌糊涂。

细细看下来,两人又觉得很欣喜——两山夹一槽之间,整个村落呈C字型从高到低延伸,被当地人划分为上湾、中湾、下湾。“中间是良田,房屋分布在依山的两侧,很难得。”在赵宇眼里,在过去房屋建设管理不严的时期,这里的村民也能共同遵守农业

生产需要,把最好的土地拿来用于生产,造就了典型的山地村落格局。

从房屋特点看,以穿斗结构的木房为主,夯土房、青石房等类型兼而有之,虽然破旧,但保留得很完整。胡斌说:“这个家族不算富庶,木雕、砖雕、石雕这些装饰几乎没有,但他们充分运用木结构的力学性能,用较少的用料,打造了风格简洁、质朴的家园。”

最让他们惊喜的是杨家槽的修房逻辑:这里的房屋普遍筑台修建,猪圈等养殖场地布局在房屋一侧,而非房子下方。“在不平的

地方先填平再修房,这明显带着北方建筑的‘基因’,也是‘湖广填四川’留下的最真实的建筑历史!”胡斌说。

杨家槽地处渝北区最偏远的乡村,从这里走上几百米就进入了长寿区晏家镇。正是由于地处偏远,经济较落后,杨家槽的村落格局、建筑结构得以保留、延续,山水林田湖系统完整。

就是杨家槽了!

尽管当时也有“杨家槽位置较偏,改出来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不大”“杨家槽过于破旧,改出来效果值得商榷”等反对的声音,但从保护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胡斌和赵宇对自己的选择确信不疑。

2020年8月,杨家槽保护与修复工程正式启动。

冲突与妥协

改造这样一座百年老村落并非易事,因为一切改造工作都必须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

赵宇印象很深刻:当时杨家槽有78户农户,但仅剩10来户常住人口,许多村民不明白他们的来意,有人说:“我这房子可以租给你们随便用,每个月给两三百块钱就行。”

得知这是一群设计师,要对村落进行改造,村民的态度突然转变了。对于怎么修复自己的房子,他们提出了不少意见:把旧房拆了重建,最好建成砖房,搞得像城里一样“洋气”;把房子、院坝面积再修大一点,路修宽一点。

但按照“保护”的要求,这些明显都是不合理诉求。经过与镇、村干部商量,最后大

兼顾艺术性与生活性

家决定抓住关键少数,逐步推进。老党员杨义昌就是首批“突破口”之一。

杨义昌住在上湾,房子很有特色。这原本是一栋木屋,后来扩建过一次,修了一部分红砖墙,这部分红砖墙成了双方争论的焦点。

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把木房子修旧如旧,这一点,杨义昌能够理解,让他不理解的是:“既然修复了,为啥不顺便把红砖墙漆上墙漆,而非要裸露在外面呢?”

为什么非要坚持保留这部分红砖墙?胡斌认为,这些看似格格不入的元素正是杨家槽最真实的存在,是历史的痕迹,体现了村落的发展变化,“我们不能让一个村落在

一夜之间‘穿越’到现代,这是不合理的!”

杨义昌最终被说服,如今再看看自己房子,他也觉得顺眼起来。

在杨家槽,这样的矛盾冲突一再上演:村民陈超的房子原为夯土房,但地基发生沉降,房屋开裂。按胡斌的想法,就应该把夯土房恢复并加固。但陈超本人极不情愿,称已住腻了土房子,想住砖房。最后双方协商,采取折中方案,将土房拆掉改建了木房。

正在改造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村民樊贤碧坐不住了,赶紧把修新房的计划提上日程。

得知这一突发状况,胡斌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得知对方要修砖房,他再三劝说

无果后,只得提出免费给她做房屋设计。“平时都是别人请我去设计房子,我还不一定会接,没想到她竟然拒绝了我。”从业生涯第一次被拒绝,胡斌失落了好久。

最后,一栋醒目的砖房还是在中湾拔地而起。为了整体协调性,胡斌经过多次协商,让房子的外墙涂上了土黄色的墙漆。

类似这样的“博弈”,贯穿了杨家槽保护修复过程的始终——

村民要求院坝铺花岗石,平整,但赵宇想恢复老石板,反复协商后,选择了花岗石、老石板混铺;村民要求屋顶换新瓦,胡斌却想重新利用旧青瓦,最后屋檐下方盖上了新瓦,旧瓦被移到屋顶看不到的地方;停车场布局在上湾,下湾人觉得吃亏,要求也建一个,考虑到村落内部格局不能破坏,赵宇从村落背后专门规划了一条道路通往下湾停车场……

博弈与融合

正是这些“博弈”的过程,使得项目建设时间超出了预计,但胡斌和赵宇认为是值得的。

“这其实是理解生活的过程,我也学到很多。”胡斌坦言,起初对于村民的要求,他觉得是无理取闹,但在接触、沟通过程中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不愿住老房,是因为老房潮湿,采光差,虫害重。

在后来的修复过程中,胡斌也从实际生活出发,给有要求的村民屋内铺上了地砖,

对建设美好家园有了更高追求

屋顶也合理设计了天窗,让房间更加明亮通透。

上湾李华珍对“新房”很满意。木墙板仍然旧旧的,但已被重新补上漆料,不走近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修补痕迹。室内整体通透明亮,卧室很宽敞,旧的木架床、木桌还在用,还成了设计师眼中的“亮点”;厨房是一排橱柜,台面上燃气灶、洗菜盆一应俱全。更让李华珍高兴的是,房屋上方原本只是一间破旧的小杂物间,只能堆放粮食和柴

火,改造后这里成了一间整洁明亮的小阁楼,可以住人。

李华珍的家位于杨家槽改造的核心点位。这一片地势平坦,房屋连片,还环绕着两个大池塘。经过设计师的改造,池塘边废弃的猪圈被改成石墙、木栏、瓦檐组成的“乡村会客厅”,闲置农房也被打通形成了一个较大空间,为今后杨家槽的发展乡村旅游预留了场地。

李华珍去年从长寿搬了回来,目前,杨

家槽常住人口增加到了30余户,有人还打算开办农家乐。

初夏时节行走在杨家槽,农房看上去依然老旧,村子里仍然一派宁静祥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鲜花点缀,水田里数只鸭子正在嬉戏,有老农背着锄头从山间小路走过。

杨家槽被改造了,但好像又没有被改造。只是,在看到没有改造的房子以及不少人家阳台上的罗马柱时,胡斌还是会有些遗憾,但越来越多村民开始在院坝栽种花草,又让他倍感欣慰:“村民对美都有朴素的理解,如果我们的设计,能让他们对建设美好家园有更高的追求,这就实现了艺术赋能乡村的意义!”

艺术改造要充分尊重村民意愿

□本报记者 邹密

重庆日报:最近我们对渝北杨家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进行了调查,事实上,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艺术如何赋能乡村已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在重庆,绝大部分区县都有艺术家参与的乡村建设项目,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焦兴涛: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悠久的国家,乡村承载着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家要完成当代中国化的身份认同,就需要传统符号的呈现,而乡村是艺术家和传统对话很好的舞台。

重庆日报:在莲花穴项目,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艺术的气息,比如植入了你的一些艺术作品,还有美术馆、博物馆、剧场、民宿、咖啡厅等。怎样让村民接受这些艺术改造的理念?

焦兴涛: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是谁的乡村这个问题?答案是显然的,乡村是村民的乡村,怎么建,建成什么样,应该由他们说了算。

莲花穴项目在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前,项目团队花了大量时间做田野调查:挖掘莲花穴村史,整理包括人口、生产生活方式在内的乡村生态,理顺各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筑权属。

莲花穴院落有36户人家,我们最终只改造了其中房屋已经破败的9户,另外在院落空坝搭建了露天剧场,在闲置宅基地上建造了可以观赏稻田的咖啡厅,将它们活化为公共生活和艺术生活平台。对那些不愿改造的农户,我们只是动员他们把房屋刷白就可以了。

重庆日报:这样会不会带来莲花穴村落风貌不统一的问题,影响后期的商业运营?

焦兴涛:这涉及到如何评价艺术赋能乡村项目的问题。

艺术赋能乡村,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因为村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千差万别,艺术家的理念也不尽相同,因此改造的方式不可能是同一个模式。但不管怎么改,都必须尊重乡村的自然肌理,

这其中既包括尊重当地村民的意愿,也包括尊重村庄原有建筑风貌、自然环境、产业发展等。

让这些村民按照自己愿意的方式,有尊严地生活,比整齐划一的村庄风貌更重要。事实上,随着莲花穴项目投入运营,一些外出的村民又回到村里来居住。

重庆日报:莲花穴项目已成为一个知名的乡村旅游景点,它是如何运营的?

焦兴涛:艺术赋能乡村,艺术家、政府、村干部、社会投资者都可能是建设主体,这需要在项目一开始就理顺几方的责权利关系。

我们和当地政府、村民,参照“三变”政策组建了联合体。联合体既是设计主体,又是甲方,又是后期的运营主体。项目归村集体所有,我们只要共同经营权,这样一来,村级集体经济得到了壮大,村民也获得了收益,自然得到他们的支持。

目前莲花穴项目每月营业收入上万元,有8个人在里面就业,实现了成功运营。



2021年9月29日,璧山区七塘镇莲花穴院落,现代的雕塑与老旧的土坯房完美结合。(资料图片)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